



海天白鸽飞

傅崧山



海天白鸽飞

傅 崧 山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3.6666印张 3插页 62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600

书号: R10173·684 定价: 0.42元

目 录

海风里的梦 (自序)	(1)
鬼屿行	(8)
小岛“气功兵”	(22)
夜海捕俘	(35)
蜈蚣岛鸡鸣	(45)
海鹅飞悠悠	(57)
海滩钓鸭	(67)
斑凤螺	(75)
露珠儿闪亮	(79)
明月共潮生	(88)
海天白鸽飞	(96)
波峰浪谷间	(104)

朝霞在大海上燃烧.....	(112)
机场偶遇.....	(119)
军营门前.....	(125)

海风里的梦

——散文集《海天白鸽飞》自序

二十四年前，我在福建泉州师范附属小学上六年级时，曾经枕着湿润的海风，做过一个蔚蓝色的梦……

在静穆的毕业班教室里，全班四十四名同学背手端坐着，倾听班主任郭修华老师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朗读我写的题为《长大了做什么》的作文：“……长大了，我要做一名解放军战士，紧握铮亮的钢枪，在印满我童年足迹的沙滩、礁石和山岗上，自豪地守卫着我伟大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长大了，我还要当一个作家，用可敬的园丁——老师交给我的生花之笔，不知疲倦地写呀，写呀，为人民写出很多很多好看的书。到那时呵，我要捧着自己的习作，恭恭敬敬地献给我敬爱的老师，送给儿时的同窗

好友……”

读到这里，郭老师的眼眶湿润了，声音也有些颤抖了。

郭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一九五八年初春，我从故乡南安县丰州西山村迁居泉州，赤着脚踏进海风可以长驱直入的文化古城，转学来到这所重点小学。郭老师发现我非常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并能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周围的同学听，就有意识地引导我，使我逐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郭老师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对我进行个别辅导，并推荐我参加全市小学生作文竞赛和演讲比赛。当我获了奖，他又谆谆教导我不要骄傲，要继续努力。就在上小学六年级时，我写出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特写《他在我们中间》，被学校油印上送，我也得到十本课外读物的奖励。我与同班好友张洪生合写的朗诵诗《战斗在荒山上》，又被郭老师推荐，发表在一个叫《海风》的地方刊物上。这篇处女作，被我小心地剪下，珍藏起来了。现在，郭老师在我们毕业前夕，向全班朗读我的作文，竟动了感情，这使我有些惶恐不安了。

“读了崧山同学的作文，使我想得很多、很远。”郭老师轻轻地合上作文本子，把一种充满希望的目光投向我，激动而又深沉地说

道，“待到白发苍苍的时候，我将告老还乡。我期待着有那么一天，能收到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那封面上作者的名字，竟是‘傅崧山’三个字。呵，那时的我将是多么惊喜！崧山同学从小就立志长大要当个作家，为人民写出好书来，他终于实现了他美好的愿望。而我，也可以拂着长须，欣慰地笑了——因为，老师的心血和汗水没有白流，我们为祖国栽种出了开花结果的桃李。希望崧山同学刻苦学习，不懈地努力，可别忘了自己美好的愿望，可别辜负了老师的殷切期望呵！”

说着，说着，两颗晶莹的泪珠，竟慢慢地溢出了郭老师的眼眶。

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猛地伏案抽泣起来，弄得举座皆惊。我这是感动？是羞愧？是决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实现美好愿望而奋斗到底的感情表露；抑或是对老师期待着的那一天的早日到来，所作的一种带着热泪的呼唤？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了……

这天晚上，我久久难以入眠，望着窗外镀着银色月光、在海风中轻轻摇曳的龙眼树叶，我反复咀嚼着郭老师那段语重心长的话。我忽地翻身起床，在日记本中加上了一句：“放心吧郭老师，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后来，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我已经长大了，穿着军装，背着枪，手上还捧着我自己写的书，高高兴兴地向着一位银须飘然的人——敬爱的郭老师，飞奔过去……

说来有趣，也引人深思：一篇小学时代的作文，一位语文老师说的一段话，竟决定了一个人一生中所选择的奋斗目标——走文学之路！

小学毕业后，我在泉州三中读初中，后又在泉州六中上高中。这期间，我时常到母校看望郭老师，聆听他的教诲。他知道我在爸爸的督促下，始终坚持练笔、写日记，很是高兴。我最后一次看见郭老师，是在一九六六年初夏。当他听说我所在的仅有五个人的、准备投考大学中文系的文科班，因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而停办时，他的目光一黯，露出了惋惜与忧伤的神色，他沉默了。少顷，他亲切地鼓励我说：“你在六年前写的那篇作文，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你选择的道路是对的，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都不能半途而废，都不要放下手中的笔。我相信，你一定会实现小时候那个美好的愿望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我实现了童年时的第一个美好愿望——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成了一名海防战士。这以后，我虽然没有机会再见到郭老师，但却时常在打听他的情况。听说，他和许许多多的老师一样，曾经受过不公正的对待，后来便调到惠安县去了。一九八〇年的一天，当我得知自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福建分会的会员时，我委实激动与兴奋了一番：我可以去寻找郭老师，告慰郭老师了！可是冷静一想，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自己虽说在军内外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是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说，都是不理想的。更何况，当年郭老师说的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写的书，而不是一堆零零散散的报刊杂志剪贴。郭老师是希望我在事业上的追求，有个努力的方向和成功的标志呵！而现在，我两手空空，凭什么去告慰我的启蒙老师呢？于是，我暗暗发誓：不出成果，无颜去见郭老师！

岁月不饶人。弹指之间，我的“而立”之年早已过去了，可我呢，仍是一事无成。我责骂过自己的笨拙。敬爱的郭老师想必早已白发苍苍了，而我至今却还无法使他如愿以偿，为此，我连给他写信的勇气都没有。一种内疚与负债之感使我心急如焚，欲哭无泪！唯一聊以自慰的是，我从未气馁过。我始终象一只学

飞的笨鸟一样，在文学天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苦地练翅，执著地追求……

又是一个春催桃李的季节，被调入福州部队政治部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的我，从几年来业余时间里写的各种体裁的习作中，抽出一些描写海防生活的叙事散文来，整理成了一集，定名为《海天白鸽飞》，怯生生地交给了家乡的出版社。几年来，我总想试着为青少年朋友写一些既有诗意，又有情趣，甚至还带点儿传奇色彩的海防生活叙事散文，使他们对艰苦、惊险而又丰富多彩的守岛生活产生强烈兴趣，从而更加热爱伟大祖国的海疆，更加理解、喜爱我们的海防战士。只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免有些战战兢兢。不过，当陌生而又热情的责任编辑告诉我这本书已经决定出版，当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巍巍同志——我少年时就崇拜的著名作家亲笔为我题写了书名时，我的心头的确是掠过一阵感情的震颤。我的耳边又响起那呼啸的海风和拍天的惊浪，眼前又出现投笔从戎十六年来，多次下海岛演出或体验生活时，与守岛战士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喧嚣夜海边潜伏捕特，波峰浪谷间驾艇出航，礁石沙滩上狩猎海鸭，荒岛孤屿中巧套野羊……我想起我在写作这些散文，求师如渴

之时，热情洋溢地捧给我滴滴甘霖的文学老前辈和老编辑郭风、单复、郭野丁、王钦之等老师，以及军内外作家王中才、林微润、庄之明、章武、陈志泽等同志，我心中不由地充满了感激。我还忆起我在中学时代练过笔的泉州三中校刊园地、泉州六中语文兴趣小组的《习作选》和孕育过我童年之梦的泉州师范附属小学——那是我的文学摇篮呵！我更怀念远在惠安海边，与我阔别了十八年的郭修华老师……《海天白鸽飞》将是我的一本化为铅字的作文簿，尽管它只能打上及格的分，我也要在我收到的第一本样书上，虔诚地写下“敬送给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的字样，专程前往惠安大海边，寻觅那位白发苍苍的恩师。我想，当我在萧萧海风中，恭恭敬敬地把书捧到他面前，说道：“郭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您还记得二十四年前，您对我说过的那席话和我对您立下的誓言吗？老师呀，今天，我——还愿来啦！”

我相信，说到这里，我一定会抑制不住感情的激流，声泪俱下的。而郭老师，一定也会老泪纵横——从他的泪光中，我将会看到自己仍很稚嫩的身影，将会得到新的启示，将会产生更多绚丽多彩的幻想……

一九八四年六月于北京

鬼 屿 行

鬼屿，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据说上面有不少阴森森的山洞。三十几年前，有几条出海打渔的船，在那个孤岛附近遇上台风，船上所有的人都葬身鱼腹，鬼屿因而得名。我们两栖侦察队驻地附近的一些老年渔民，一提起这件事，还声音颤抖，心有余悸呢！

然而，我们海上侦察兵，如今却要上鬼屿去作客，住那么几天，跟这个海上的“鬼”交朋友！

盛夏以来，两栖侦察队进行了一项新的练兵课目——海上生存训练，目的是学会在越海侦察遇到意外情况时，能随机应变，在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任务。全队分成若干小组，将先后到达指定的孤岛独屿上，在那儿潜伏四天四夜。我们这个小组共三

人，组长是我们班长，组员是老兵李栓牛和我这个新兵。兄弟小组的同志们羡慕极了，他们都说能到鬼屿那种令人恐怖的地方练练胆识，这简直是海上侦察兵最好的“享受”！我呢，又高兴又好奇，还有些担心：这可是个挺难挺难的训练课目哟！你想想吧，这么三个大活人，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外，什么吃的东西都不能带，要在那个光秃秃的小孤屿上呆四天四夜，不饿得肚皮贴紧脊梁骨，象三条干带鱼片子那样才怪呢！

李栓牛看透了我的心思，出发时，他神秘地朝我眨眨眼睛说：“文欣，你莫愁，只要班长有吃的，咱俩也饿不死！”

这话说得蛮有意思，可就没说要是连班长都没吃的了，我们怎么办！我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我想，作为一名光荣的海上侦察兵，为了完成任务，在必要时连生命都可以献出，还怕什么苦和饿呢！

侦察艇把我们送到了预定海区，我们站起来，向特地前来送行的队长庄重地敬礼告别，然后迎着夏夜海里吹来的雄风，张臂跃入了茫茫的大海。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海空上，星汉灿烂，银河晶亮。班长领着我们游

呀，游呀。我虽然到侦察队还不满一年，可在我们这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能一口气游上一万五千米的侦察部队里，我也能按规定负重八公斤，以每小时三千米的速度，游上一万米。不过，这都是数月来海水泡，太阳晒，脱了几层皮，把个小白脸闹成个大黑脸才换来的呢！

五个小时后，也就是午夜一点钟左右，我们终于游到了鬼屿附近。登滩前，班长和我们先趴在一块露出水面的小礁石后面，借着微弱的星光，仔细地观察这个孤屿。但见整个孤屿象个奇形怪状、狰狞可怕的魔鬼巨头，从墨黑色的大海中探了出来，亮在它上面的几颗星星，好似绿色鬼眼。夜海里浪涛一阵一阵地撞击着孤屿兀立的礁石，轰然作响，其声如雷，听来令人心悸。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老人们说过的三十几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一幕惨剧，我仿佛看到在一片翻滚着的黑浪之中，漂浮着一个个垂死挣扎的人，而在那恐怖的涛声中，似乎还夹着遇难者的哀号……

“文欣，快跟上！”忽听李栓牛叫了一声。我一看，班长已经离开小礁石，向鬼屿游去了。我赶紧挥臂划水，跟了上去，李栓牛则尾随在我后面。我们成一字形绕着鬼屿边游边

寻找上岛的地点。

在一片小沙滩边，我们浑身水淋淋地爬了上去。时值盛夏，可是海岛夜深，风大天凉。我不禁打了个寒颤。班长和李栓牛爬上沙滩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快速地把他们的枪从特制的塑料防水套中取出来。我一看，顾不得拧去身上的水，也连忙取出自己的冲锋枪。班长小声地告诉我们，天这么黑，要搜索全岛是困难的，得先找个石洞隐蔽起来，天亮以后再说。

我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象样的石洞。李栓牛在洞口警戒，班长按亮萤光电筒，带着我进洞察看。这个洞不小，有一人多高。一进洞，一股阴惨惨的风猛地扑来，叫人心里不由地直发抖。虽说我们搞的是演习，可我总担心这儿会藏着个把特务。

“嗯？！”忽听班长低低地叫了一声。我连忙朝前看去，只见他的萤光手电正照在一堆白花花的东西上。我不禁失声惊叫：“白骨！”

这是一具散了架的骷髅，躺在这个凄冷的山洞里不知多少年了。莫非他就是三十几年前在这附近海面失事后挣扎着游上鬼岛，尔后饿死在这个山洞里的人？或者是……

“这个洞不错，咱们就在这儿休息吧。”

班长把手电放在洞壁一个突出的地方，轻声说。

哎哟我的妈呀，跟死人骨头在一个洞里睡觉？！我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叫苦。可是，作为一个侦察兵，能说自己怕死人，甚至说怕……怕那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鬼”么？

班长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赶快把衣服脱下拧干，和李栓牛先休息，他到洞口警戒。“咱们轮流放哨，都练练胆。”他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在手电的微光中注视着我说，“怎么样，文欣，睡在这儿害怕吗？”

我赶紧使劲地摇了摇头。他笑了，弯腰在洞里扒了一些沙土，盖住了那堆白骨，这才走了出去。就这样，我和李栓牛穿着未干的衣服，怀抱钢枪，斜靠着洞壁，闭上了眼睛。我太疲劳了，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不知什么时候，忽然有人轻轻摇动着我的肩膀，一个声音在耳边轻轻说：“文欣，文欣，放哨——”原来，班长和李栓牛都先后放完哨，最后该轮到我了。我一跃而起，持枪来到洞口，趴在一块石头旁边，警觉地守在那儿。可是，此时我就是把眼睛睁得再大也无济于事——满天的星星都不知隐到哪儿去了，整个天空和大海黑濛濛

地連成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使人简直就象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黑古龙咚的地下洞穴里一样。也许，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吧！天愈黑，怒涛的喧嚣愈令人不安。说实话，此时就是从沙滩那儿爬上来一个“水鬼”，我也根本无法发现。我只能侧耳倾听，极力从风声和涛声中去分辨、捕捉那可能出现的一丝一缕异常的声响。在这种时候，我的脑子里自然也闪过那具骷髅，甚至还想起参军前在家听过的种种恐怖的故事……奇怪的是，我一点不感到害怕了。一种作为祖国海疆卫士的自豪感，注满了我的心房。我在这夜间潜伏之中，尝到了海上侦察甜蜜的滋味……

天蒙蒙亮了。趁海面上雾气未散，班长带着我们把全屿搜索了一遍，也借此熟悉了一下鬼屿的地形。搜索结果，没有发现什么人迹，可也不免使我有些丧气：鬼屿可真是个鬼地方，除了石头和山洞之外，啥都没有，到哪儿去寻找填肚子的东西呢？想到这儿，我的肚子不由“咕咕咕”地叫起来。要知道，我们昨晚游了一万多米，上屿之后又折腾到现在，肚子能不饿吗？

看来，班长和李栓牛也饿了。班长说：“走吧，我们喝点‘海牛奶’去。”一听在这